

■经典回味

让许慎与仓颉碰撞出火花

■刘彦卿

三十三年前的1984年，我还在南京上大学。那年暑假，突然有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于是，一个人来到了漯河。

那是我第一次到漯河。徜徉在漯河的街巷，感觉这座小城很美。马路宽阔洁净，楼房朴素温馨，行人也很有情调。我知道，自己对漯河之所以有如此美好印象，是因为我大学的一个同班同学，她家是漯河的。于是，我便努力在寻找漯河与洛阳两座城市的联系。遗憾的是，找了半天也未遂愿。一年后，女同学毕业分配去了郑州，而我去了南阳（两年后调回老家洛阳），大学的故事至此戛然而止，而漯河，在我脑海里也就渐行渐远了。

2016年5月，由河南省杂文学会组织的“河南杂文名家走进中国汉字文化名城”笔会在漯河举办，作为一个杂文作者，我再次走进漯河。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愣头小伙已年过半百，脸颊布满沧桑；而漯河这座中原小城也一跃跻身于中国汉字文化名城。

第二次到漯河，倒是让我一下就找到了漯河与洛阳这两座城市的关联，那就是许慎。

许慎出生、生长于漯河，工作、成名于洛阳，又告老还乡于漯河。漯河与洛阳，构成许慎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地方。如果能够把漯河的许慎与洛阳的许慎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无疑会使许慎的形象更加丰满，使许慎的故事更加生动，也是让漯河的汉字文化更加出彩。于是，从漯河回到洛阳，我马上将自己的所感所思写成一文，题为《漯河的许慎与洛阳的许慎》，交《漯河晚报》刊发。

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漯河与洛阳的结合，切入点在哪里？如何搭建这个平台？忽然想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首先提到的黄帝史官仓颉，豁然开朗。

当年仓颉在洛阳洛宁县洛河岸边造字之后，并没有把造字的密码公布于世，人们在使用文字时很不方便。于是，许慎在洛阳苦苦钻研，终于发现了汉字密码并著书立说，将其公之于世，泽被后世。所以仓颉和许慎才并称为“字圣”——一个是造字之圣，一个为解字之圣。如果漯河和洛阳能联合国内其他的文字文化名城，共同搭建一个舞台，让两位字圣甚至更多的历史文化名人，同台唱戏，并碰撞出一系列的文化火花来，岂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皆大欢喜之善事吗？

漯河是中国汉字文化名城，洛阳也是中国文字文化名城，同样可以戴此皇冠的，应该还有一些城市，譬如以甲骨文出土和研究闻名全国的安阳市。

漯河、洛阳、安阳，同属中原，一脉相连。若能以字结缘，共建平台，共推中国文字文化，不更有意义吗？因为不管是在洛阳还是安阳，均和漯河一样，有着丰厚的文字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字文化资源。

仓颉造字的地方尽管全国有好多处，但最为可靠的一处却是在洛阳。在今洛阳市洛宁县洛峪河与洛河交汇处的半坡上，那个

造字的古台尚存，那通古朴的石碑尚在，尽管古台、古碑处长满荒草，但“仓颉造字台遗址”几个大字清晰可见。洛阳人都知道，这是当年仓颉歇脚乌龟、从龟痕鸟迹中突发灵感造出文字的地方。另外，在洛阳，与许慎说文解字有着极强关联性还有以造纸闻名于世的蔡伦和他的蔡侯纸。蔡侯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而许慎的《说文解字》，曾被学者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安阳也是如此。尽管我们不知道是谁最先将殷商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之上，也不知道三千多年前的那些巫师和史官中，谁的卜辞刻得最漂亮、最规范、最受商王喜爱，但我們知道，仓颉造字也好，巫师和史官刻字也罢，都和许慎的说文解字一样，历尽艰辛，百折不挠，才最终修成正果。

仓颉造字，从发现鸟迹到创造象形文字，再到启用新的造字方法，直至形声结合，结出更多的文字，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以至于感动天地，出现“天雨粟，鬼夜哭”之奇异景观。殷商的巫师和史官刻写卜辞，尽管属于少数人垄断的技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的老祖宗刻写一个字，要经过好多道工序，真的是太难太难了。以至于千年过后，许慎说文解字时，对文字依然是那么执著、那么虔诚。所以，今天在漯河、在安阳、在洛阳，不论是谁，讲起文字文化的故事，都是那么动听，那么感人。所以，我们今天写文章，还必须得讲究节省文字，惜字如金，让文章尽可能精炼，以体现出我们对文字的那种敬畏。

也正是如此，漯河若是能够牵头，联合洛阳、安阳以及国内其他的文字文化名城，结成“中国文字文化名城联盟”，就显得很有意义。可考虑在中国文字文化名城联盟下，先行组建“全国文字文化保护利用联盟”，深入了解文字文化遗存的现状和保护、利用状况。通过文字、影像、照片等形式的资料收集，搭建中国文字文化遗存资料数据库；启动“全国文字文化遗存调查”活动，借助全国文博工作者的力量，把中国文字文化的“家底”彻底摸清。同时，整合中国文字文化名城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加快中国文字文化名城文化旅游协调发展，共同推广整理中国文字文化品牌，积极探索中国文字文化名城的合作方式和途径，推出中国文字文化名城形象代言人，策划打造全新的中国文字文化名城的精品旅游线，以此提高漯河的知名度和竞争力。这，无疑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过段时间，就要第三次去漯河了，我要把我的这些想法，通过有关渠道传递给漯河市相关部门，供他们参考。同时，我还要与漯河的朋友一起，一边品茶，一边聊一聊许慎、仓颉，以及殷商的那些巫师和史官，畅想一下，如果许慎、仓颉以及殷商的巫师和史官们聚在一起时，会聊些什么话题，会争辩些什么东西，会碰撞出多少火花。

想想这些，不也很有趣、很惬意吗？

■岁月凝香

■张翠华

漯河嵩山路沙河大桥北端东侧，有一座绿树笼罩之下的小楼，那便是我们的办公楼。虽然它在城市飞速增长的高大楼房的对比下显得越来越暗淡，但在我们眼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从这幢楼上散发出的书香，是的，正是满楼书香，陪伴我们度过岁岁年年。

我们简称这幢楼为档案楼，起初，它的确是档案楼，只有档案局和档案馆两个联系紧密的单位在楼上办公，档案楼是在漯河市区划调整为地级市的第二年动工的，它的建成填补了我市没有档案楼的历史空白，当时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许多兄弟地市的朋友来到这幢楼上参观学习。此前，档案馆一直设在位于老街的老漯河市委楼上，可以想见，档案楼的落成给档案人带来多少惊喜！我们把一箱箱档案从沙南运到新楼上，再一卷卷地放好，一遍遍地整理，直到符合档案的保管要求，直到一卷卷档案静卧在温湿度适宜的柜子里，档案人也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1992年，党史办、方志办与档案局三家合并，党史、地方志的同志分别从市委楼、政府楼搬过来，从形式上实现了大史志档案的统一，三家合并后，再也没有分开过，所以，这幢楼上，不仅有丰富的档案资料，还有宝贵的党史、地方志资料；不仅有研究档案的专门人才，还有研究漯河党史、地方史的专家。足不出楼，便可遍阅漯河历史；三步之内，便可与专家们争辩、畅谈。

毕业后我一直没有走出过这栋楼，从档案馆到档案局，从档案局到档案馆，虽然档案局的名字曾经变成史志档案办、史志档案局，但基本没有走出档案的圈子。这期间曾有两年分管过党史工作，这在外地市也算是调入了一个新的单位，但三合一的便利体现在我身上，就仅仅是从分管档案工作变成了分管党史工作，不需要工作调动。在我们眼里，党史、地方志、档案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我无数次地行走于一个个档案库

房，或查找档案，或整理档案，或排列框架，或搬入新的档案，或打扫卫生，或带外来的人员参观……我清晰地记得，为了按照国家标准整理好资料，我和另一位同志在库房工作了半年多；为了编写《馆藏珍品荟萃》，将一本本明清资料搬到办公室，艰难地翻阅、辨认它们的内容；我清晰地记得老馆长上班时还在整理照片档案，却在刚下班后突发脑溢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清晰地记得，档案馆连升三级成为国家二级档案馆受到省局的赞扬，还清晰地记得档案事业综合评估、档案业务指导、依法治档、档案信息化的决策在这幢楼内决策和实施的过程。目光一次次地掠过一架架档案，我的双手触摸过明代吕坤的《救命书》，翻阅过清代的《河南乡试硃卷》《八科乡会墨醇》，在《历代名臣法贴》《龙塔古篆》的文字间惊叹，在《芥子园画传》的画面中沉思，在《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中愤怒，在《渊鉴类函》里辨文物物。在分管党史工作时，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与《漯河日报》联合开辟专栏，我和同事们一次次对烈士后代进行访问，那一个个为赶写文字无眠的长夜，现在想来是那么有意义，那么令人难忘。

一代又一代的史志档案人由新人变成史志档案工作的行家手里，直到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辛苦、清苦、艰苦的岗位，他们以可贵的匠心恪守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信条，用他们的手和汗水书写的每一个字都要有出处，那是要留存后世的文字啊，需要秉笔直书，需要严谨科学。他们以苦行僧式的坚韧抗拒着外部的诱惑，让一颗热爱史志档案事业的心静下来，再静下来。忘不了离退休的老同志每一次看到档案楼时那掩饰不住的眷恋的眼神，他们在离退休后仍关注着史志档案事业的发展，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单位的新闻便可以让他们高兴老半天。

因为东西方向的冬暖夏凉的“正

■别样情怀

■崔景霞

初识令箭荷花，是在花姐家的客厅里。

一朵怒放，满室生辉。玫红色的花瓣向四围伸展，米黄色的花蕊点缀花心，从里层到外层，花瓣着色深浅交替，色彩明丽，整个花朵看上去盛大娇艳，媚而不俗。花姐的新家，也因这朵绽放的令箭荷花而显得格外温馨、典雅。

她邀我来，是为分享美好。她笑侃说是为这美丽花朵的盛放开小小的新闻发布会。

“这是搬新家时，别人送我的。起初没在意，随便养在一个废置的半截空油壶里。你看看，它趁我不注意，悄然开放，着实让我惊喜哦！”

她坐在花前，深情含笑，轻柔抚摸，那样子真是十足的“花痴”。

我也不例外。那目不转睛的眼神，初见它时惊艳的内心，都无比真切地告诉我，这份美是不可抗拒的。那是个春天的午后，我们围着这朵花，啧啧称赞，欣赏留影，许久，许久……

临别，花姐小心翼翼地掰下一片令箭荷花茎片送我插养。那美丽盛大的花朵似乎早已盛放在我心里。我一路欢欣鼓舞，回家二话不说把它娇养在一红色别致的小花盆里。

时间一天天过去。阳台上一字排开的其他花，诸如茉莉、碧玉、长寿花……早已该发芽发叶，该开花开花，

房”保存着档案资料，所以，我们所在的办公室是南北向的“西屋”，中间有走廊，走廊的东、西两面分布着办公室，我在东边的办公室采过，这里上午的阳光很好，但下午略显暗淡，夏天被晒到的时间短。西边的办公室上午晒不到太阳，但到了下午，阳光直射进房间的每一处角落，让人藏无处藏，拉上窗帘，也好像坐在太阳地里一般，没有空调的日子，往往是挥汗如雨。到了傍晚时分，西面的办公室却有别样的风景。我在西面的办公室里待了很多年，下午下班时分，办公楼内安静下来，拉开窗帘，这时即便是在夏天，太阳的光线也渐渐变成橘红色，坐在彩霞万方的房间，灵感来袭，迅速地敲击着键盘，一个个方块字组成了不同的文章，表达着不同的思绪。我没有因为常常要在夏天坐在屋里晒太阳而责怪过它，相反，却很喜欢它，书香满楼，确切地说，是书香满西楼。因为，“西楼”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词语，它多次地出现在古诗词中，无论是李煜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还是李清照的“雁字回时，月满西楼”都很令人玩味。西楼常和月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因为在西边的方位，是可以很方便看到月亮的，尤其是下沉之月，也就是深夜之月。“西”在五行中为金，于季节为秋，金主肃杀，秋者主愁。西楼方便见到深夜之月，故写月夜思或深夜愁绪都用“西楼”，“西楼”成为相思与愁绪的代名词。想到这些，就觉得我们的小楼充满了浓浓的诗情画意。

天道酬勤。辛勤的耕耘收获了累累硕果，《漯河市志》、《漯河年鉴》、《漯河

大事记》的厚重，《中国共产党漯河历史纪事》、《漯河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大事年编》、《中共漯河党史人物传》、《漯河古代人物传》的严谨，一本本党史、地方志、档案的专业书籍书写着漯河历史的灿烂，《中国食品名城》、《宜居漯河》、《漯河名典》紧扣我市中心工作宣传漯河。史志档案人还将研究成果及多年感悟以小说、散文等形式书写出来，傅治安的《傅治安自选集》、张翠华的散文集《沙澧千秋画》等表达着史志档案人的情怀，体悟着纸与笔的温情。在《漯河文史大观》大事卷、民俗卷、旅游卷上有史志档案人的名字，在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在学习型单位建设、经典诵读、文明创建、全民阅读等活动中齐心协力打造着一个书香史志档案局。

我们从贾湖遗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中，想象过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生活的情景，我们从史志档案信息资源中品读着漯河的历史和今天。史志档案工作的性质让我们眼中的漯河变得立体，从古至今一层层的厚重历史文化积淀常常闪现眼前，几乎每一步都踩着一个传说，几乎每一眼都跨越千年。史志档案让我们的心心和想象也更加丰富，让我们的心真正地安静下来，在各种诱惑面前气定神闲。我们已习惯大桥上的车流的喧嚣，当然，也早已习惯史志档案工作的寂寞与宁静。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苏东坡有诗：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幢楼既不乏“古”，也不乏书，书香如雨露一点点地滋养着我们的心田，不管档案楼如何变化，我相信它永远都会书香满楼。



向一株花致歉

株株枝叶繁茂，长势喜人。唯独这令箭荷花还是如初来乍到，无任何变化。每每浇花时，我都会仔细观察：它浑身披着白雾状纤弱的细毛，茎体上下充盈着生命的绿，这让我确信，我还是把它养活了。

可为什么外观上没一点成长变化？几经纳闷，有一天，我浇完水，忍不住用竹铲子将它连土挖起，原来它在土里早已发出粗壮白嫩的“根”。哦，它在生长。我不禁为之一振。

我端着欣喜赶忙把它复原位置，填土覆盖。那份春天初遇令箭荷花的美好，多少让我有些急功近利。我热切盼望着它发出新芽，茁壮成长，开出一朵盛艳的花来。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这株早已安家的令箭荷花仍然无丝毫变化。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某日，我又以同样的方式将它带土挖起，我发现它的“根”，已弯曲长一振。是啊，上面没长下面长，它没偷懒啊！我自言自语地为它辩护着，又原样封土填实，疑惑离开。

我内心其实也琢磨着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将它栽颠倒了？回想那食指般长短的茎，我当时只是随手一插……我后悔自己办事鲁莽，为什么没仔细观察它的纹理，以及它茎上乳毛的生长方向呢？

这样的念头忽而出现，已是半年过去了。

我多少有点相信自己的推断。终于，在这个仲夏的清晨，我鼓起勇气大胆拔出令箭荷花，将其颠倒过来重新栽。那打弯嫩白的所谓的“根”，如拐杖那般，擎在上方，煞是可爱。这细弱的茎体，怎么能经得起我三番五次折腾，它弱不禁风地伏下去了。这叫我无限怜惜。

我为它添土、深埋，浇水，作为应急补救措施。两天后，它直起了身子，且白与绿的交叉点处长出了一个绿茸茸的小米粒。第三天又看，最上方处由白变绿，又萌发出一个毛茸茸的向上生长的小米粒，且它们一天天大起来，这是新发的茎啊！我简直喜不自禁。

事实证明，我的令箭荷花从此要挺起腰身生长起来。我之前述背生规律“倒养”的做法，是多么粗心，多么无知！

如果令箭荷花会讲话，它开口第一句是举着手指对我埋怨或谩骂。对于它，我是深感愧疚的。我一直深爱着它，娇养着它，却如此这番折磨着它，伤害着它……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不知这株花会不会如此宽宏大量原谅我？

我只想说：令箭荷花，对不起！从此我将静待花开，不同花期。

——这是我与令箭荷花爱与怨的故事，这是最爱与最痛的纠缠。愿人生中的所有错误都可以及时纠正和正确弥补。

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预告

2017年9月3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自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安阳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河南及周边区域先后有100余座城镇沦入敌手或一度被敌占领，日军在占领区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中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中原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缩影。为让更多的人记

报名微信: siying_289169909
报名电话: 13783065109
报名Q Q: 289169909

